

# 大時代下 金門無聲的哀歌

他的眼睛目殘，是金門歷史悲情面的一個活記錄、一篇戰事無情的見證、一首大時代下的金門悲歌。

文·攝影／張國治



四月九日，在台北市永康公園，「馬年金好玩藝文週」開幕儀式的「歌酒」演唱會中，金門王與李炳輝來熱鬧陣演出。

他的容顏，就是對戰事無言而充滿控訴的詩章。

詩寫於一九七六年五月，童少刻骨銘心的砲火記憶，有時會在許多時刻莫名升起；許多模糊的容顏卻已然不可溯及。然而，金門王的容顏，看我們四十歲以上的金門人眼中，卻不免仍有許多感受。

一頁砲火往事

你流泣的容顏  
你向前看  
便已成為

最後一段是：

金門王的臉、手，讓我想到詩裡的意象。

已然懂得你的愁顏乃一株烽火棘茨。

你微傾的容顏，提著憂傷，黯然是一盞將燼的燈，

風霜之後，一些焚過的齒痕，你跋涉的繃線，或則

開口處，是一些殘傷、陋漏。

我年少有一首叫〈容顏〉的詩是這樣寫的：

想到童年及青少時期，在金門成長期間，隨時隨地

可見的，在砲戰期間遭砲彈傷殘的鄉親或軍士。

一九九八年似乎是他的演藝生涯當紅之際。在金門，路過街上，都可清晰聽到鎮上鄉親傳著：「金門王來了！」而他也屢獲邀出席金門許多活動演出。用歌聲打動許多人的心靈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的金門高粱酒文化節我與他相遇。我拿起相機為他拍照時，在長鏡頭裡，清楚看到他嘴角縫補過的疤痕，以及裝義肢的左手，由於他配戴墨鏡，我始終無法看見他真正的眼神，只聯



從台灣頭唱到台灣

認識李炳輝。兩人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睛。後來政府安

排他到台灣，輾

轉在盲人重建院

壞他的左手與眼

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快報：「以『流浪到淡水』一曲走紅的金門王王英坦過世！金門王凌晨在台北朋友家門口倒地不起，送醫後不治，臨終全身上下只有六元。」令人怵目震懾，更且讓人感傷！

四月九日，在台北市永康公園，由金門縣紀錄片文化協會主辦的「馬年金好玩藝文週」開幕儀式的「歌酒」演唱會中，邀請金門王與李炳輝來熱鬧陣演出。我深刻記得我與他和李炳輝交談，問起淡水按摩院生意好不好？也向他提及翁清士等同鄉，他也一一記得這些老朋友。後來，永康街著名的「僅此一家冰店」老闆的妹妹——她也是巷口「大排場餐廳」的老闆——騎著腳踏車，送來兩碗冰品要請他們，說是喜歡聽他們的歌，是非常仰慕他們的歌迷，才特地送來的。我向金門王、李炳輝代為轉達，然而，他們說要帶到車上吃。我看著由朋友攙扶著他們上車的背影，彼時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卻感到一陣心酸。

金馬藝文週的C位上面這樣寫著：「金門王，金門人。國小六年級，被路邊阿兵哥丟棄的實彈，炸壞他的左手與眼睛。後來政府安排他到台灣，輾轉在盲人重建院認識李炳輝。兩人從台灣頭唱到台灣尾，唱出台灣四十年的變遷，歌聲純樸動人。」

他的眼瞎目殘，是金門歷史悲情面的一個活記錄、一篇戰事無情的見證、一首大時代下的金門悲歌；而他也如同金門舊有的戰事歷史般，將在歌舞昇平中，逐漸為世人遺忘。

一九九八年似乎是他的演藝生涯當紅之際。在金門，路過街上，都可清晰聽到鎮上鄉親傳著：「金門王來了！」而他也屢獲邀出席金門許多活動演出。用歌聲打動許多人的心靈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的金門高粱酒文化節我與他相遇。我拿起相機為他拍照時，在長鏡頭裡，清楚看到他嘴角縫補過的疤痕，以及裝義肢的左手，由於他配戴墨鏡，我始終無法看見他真正的眼神，只聯



在金門，路過街上，都可清晰聽到鎮上鄉親傳著：「金門王來了！」而他也屢獲邀出席金門許多活動演出。用歌聲打動許多人的心靈。